安康日报

汉水奔流文脉长

蔡建中

秦头楚尾，汉水东流。地处陕南秦巴腹地、扼汉水出入秦楚要冲的边城白河，何以在明清两代走出罗循与罗洪先（白河籍贯、吉水科考籍）、柴儒与柴应乾两对父子进士，罗洪先更于明嘉靖八年（1529）高中状元，又在当代创下高考本科上线率九成以上的奇迹？答案，就刻在桥儿沟的青石板路上，藏在魁星楼的斗拱飞檐间，融在每一代白河人对“兴学重教”的执着传承里，流淌在改革开放以来“穷县勇办强教育”的气魄和远见中。

明成化十二年（1476），明廷析金州洵阳县东白石河流域置白河县，首任知县普晖即在县署北建“庙学合一”的文庙和县儒学。青瓦飞檐间，一邑文脉悄然萌发。彼时谁也未曾料到，这个安置荆襄、陕南流民的新设之县，会在23年后迎来第一位进士的捷报。

罗循，字遵道，祖上元末明初由江西吉水流徙至湖广，白河设县后举家迁入桥儿沟落籍。他冬夏不辍、勤奋苦读，于明弘治八年（1495）中举人，弘治十二年（1499）考中进士，成为明清时期白河的首位进士。更令人惊叹的是，其子罗洪先以江西吉水科考籍，于明嘉靖八年（1529）高中状元，成为明清时期白河文庙乡贤祠中唯一一位状元。罗循籍贯白河，罗洪先虽回原籍应试，但籍贯也为白河。

罗洪先是生员时，曾回过白河桥儿沟罗家旧居，然后溯汉江而上，到洵阳灵崖寺读书，后高中状元。明嘉靖年间，桥儿沟罗家大院遭人侵占，时任郧阳抚治张雨移檄白河县查办，经过白河、洵阳两县联合核查，不仅归还了桥儿沟罗家旧居，还增修了祠堂。罗洪先为此专门赋诗两首答谢。这对父子进士同入祀白河文庙乡贤祠，历经明清两代，成为全县读书人引以为傲的榜样。由此，以“重教兴学”为主要内核的状元文化，成为白河人代代相传的文化基因。

文脉既开，便如汉江水，奔流不息。

清代历任白河知县，将“重教兴学”从理念化为砖瓦。清乾隆四十九年（1784），知县李宗信在魁星山泰山庙故址创建天池书院，建起包括魁星楼在内的17间瓦屋。他每年捐养廉银40两奖掖师生，“人材以成，风俗以厚”道尽了这位官员对教育的笃信。自此，知县讲学天池书院、读书人应试前赴魁星楼拜魁星成为惯例，兴义学、重科举蔚然成风。

清同治年间，为改变文风不振、童试不足百人的状况，知县陈肃如创试院、裁卷价、增月课、举宾兴，并在大灾荒的同治七年（1868），亲赴茅坪镇晏家机，聘请办事公正的老秀才何发霁为董事，重修魁星楼和考棚。至同治十年其离任时，白河参加童试人数从不足百人激增至400余人。这位河南嵩县籍进士离任时，汉江两岸百姓万人挥泪送别，直至黄昏他才登上东去襄阳的客船。

时间来到20世纪。1921年，白河人金少安倡议设立中学，因兵祸匪患未果。直到1941年，白河县立初级中学终于在桥儿沟长春寺旧址成立并招生，肇启白河现代中等国民教育事业。1947年为筹备6周年校庆，校长张志海找到他的老师于右任。听闻白河县立初级中学开办6年、历尽艰辛，于右任欣然挥毫题写“光明在望”四字，被载入《白河县立初级中学六周年纪念特刊》。

彼时正值内战，国民党县政府停拨教育经费，教师罢教，学校几近停办。但“光明在望”4字像一盏灯，指引着白河教育穿越至暗时刻。1948年4月白河解放，1950年白河县初级中学恢复上课。此后数10年，从白河县第一中学到白河县高级中学，从“一无两有”到“双高双普”“国家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县”，白河教育一路跋涉。

2011年至2014年，白河县委、县政府累计投入近4亿元，在狮子山冯家坡建成白河高级中学新校区，总建筑面积16万余平方米。2016年，该校获“陕西省普通高中示范性学校”命名。

500多年前，罗洪先高中状元，白河人把他的故事写进史志、种进山野。至今，绣屏山左的“状元坟”已无从寻觅，但“兴学重教”的传统却让更多白河孩子从狮子山的新校区走向全国。状元已不再是某一个人的冠冕，而成了这片土地上一株株破土而出的禾苗。

在岁月的沧桑中，白河文庙改建为大会场，大会场又拆建为县委礼堂；木构件朽坏的魁星楼仿建为烈士亭，文庙的石狮子搬去烈士陵园门口……但白河人血脉里的“重教兴学”4字却搬不走、散不了，从明代罗循父子身上发轫，经过清代知县们的躬身实践，到民国于右任“光明在望”的期许，再到新时代白河教育事业的高质量发展，早已不是某座建筑、某篇碑记所能承载。

白河人知道，状元从来不是考场上的偶然，而是一座边城对“重教兴学”的世代守望。

安康文庙碑廊完成提质改造工程

本报讯（通讯员 **刘万春**）为深挖老城文脉、活化文物资源，破解古碑石刻“看得懂、读不透”的游览难题，近日，安康博物馆文庙管理所完成文庙碑廊提质升级，全新增设标准化阐释标识，为金石古碑赋能释义，让千年石刻文物可感可读、焕发新生。

安康文庙是安康城区珍贵的明清礼制建筑遗存，院内碑廊珍藏南宋至近代各类碑刻，内容涵盖文庙修缮纪事、儒学教化、地方人文题记等，翔实记录了安康城市发展与崇文兴教的历史脉络，是极具价值的实物文史资料。长期以来，古碑文辞晦涩，缺少通俗化解读，碑刻承载的文化内涵难以被大众理解，文物价值未能充分释放。

此次提质改造秉持保护优先、活化利用、便民利民的原则，文博工作人员逐一考证碑刻的史实、年代背景与史料价值，替换老旧简易标识，定制契合古建风貌的全新阐释说明牌。新标识文字精练、解读翔实，兼顾专业性与通俗性，消除了文物与大众之间的文化隔阂。广大游客、市民可直观读懂碑刻渊源与历史故事，沉浸式领略安康深厚的人文底蕴与崇文重教的优良传统，参观时的体验感得到显著提升。



初冬时节，汉阴县科技馆旁的乌桕树缀满绯红。层层叶片晕染出红、橘、黄的丰富层次，素净建筑与斑斓叶片相融，为小城添上一处亮眼的冬日景致。 贺珍珍 摄

红三军团“七千里小长征”转战安康（四）

红军在安康

红三军转战安康，沿途有不少掉队、生病和受伤的战士。红军走后，这些战士都得到当地人民群众的关照和保护。据调查统计，红三军在安康地区掉队人员有57名。这些人员在当地群众的保护下，躲过了国民党搜捕，有的重返部队，有的回了家乡，有的在安康组织武装，开展革命斗争。战士张树堂年仅14岁，在旬阳麻坪掉队，王福元老汉把他接回家中，养壮了身体。国民党旬阳县政府以“窝藏共党”的罪名，将王福元之子和张树堂抓到县府，又将张树堂押送到安康专署。王福元和孤寡老人张茂银花了许多钱，将张树堂救了出来。战士赵长江因病在旬阳仁河掉队，农民王志余把他背回家养护，怕敌人搜查，又将他背到板凳垭岩屋里躲藏疗养，病好后又教赵长江学会了篾匠活，结了婚。赵长江不忘红军的宗旨，秘密组织当地群众，成立了一支30多人的“红军游击队”，后被叛徒击伤而遇难。

红三军转战安康的时间虽然很短，但在秦巴山间、汉水两岸留下了深刻的脚印，播下了红色的革命火种，对安康人民后来的革命斗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

（来源：中共安康市委党史研究室）

（上接一版）

烛山食业有限公司电商负责人曾安军介绍，通过电商团队，产品不仅走进了国内各大商超，还远销日本、韩国、东南亚及欧美市场。2025年，仅电商渠道的销售额就突破了1200万元。

烛山食业有限公司只是岚皋县延长魔芋产业链的企业之一。目前，该县已培育魔芋重点企业5家。这些企业在市场中不断“研磨”与“重塑”，将大山的馈赠，转化成了撬动县域经济的强劲引擎。

科技赋能，从传统到现代的产业腾飞

在蔺河镇蒋家关村，一座“魔芋科技小院”静静矗立。智能温室大棚内，西南大学园艺园林学院副教授、魔芋研究中心主任牛义正带领两名研究生为魔芋新品系做观测记录。

这些种芋，是他们通过品比实验、杂交选育出的待命名新品系。

“我们对全国四大类14个品种进行品比实验，选取岚皋县的地方花魔芋作父本，‘远杂3号’作母本，培育出了耐病性更强、产量更高的新品系。”牛义说。

2026年1月，岚皋县与西南大学签订合作协议，共建魔芋科技小院。构建“一名首席专家+2名以上研究生+若干技术骨干”的“1+2+N”常驻科技服务团队，聚焦魔芋抗病新品种选育、病虫害绿色防控、标准化种植、富硒食品精深加工等关键技术研发，推广良种良法、绿色防控、高效管理等实用技术。

近年来，岚皋县以人才为核心，推行“一业一站”，建立“科技小院”精准布局，围绕“芋鱼水茶”四大主导产业，先后建成8个专家工作站，柔性引进高层次专家团队，定向培育本土技术骨干，集中力量破解技术堵点。

“魔芋科技小院、魔芋专家工作站，就像岚皋魔芋产业的‘最强大脑’。随着科研成果被迅速转化，魔芋产业就像插上了腾飞的翅膀，越飞越高、越走越远。群众的钱袋子，也越来越鼓。”岚皋县农业农村局魔芋产业发展中心负责人说。

从野生驯化到科学种植，岚皋魔芋产业在科技的加持下，正一步步迈向现代农业的新高地。

“过去种魔芋靠天吃饭，现在靠科技吃饭。”蒋家关村种植大户杨业瑞感受深切，“以前年年种、年年病，现在用新种芋，产量稳、品质好，心里踏实。”

近年来，岚皋魔芋先后荣获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、全国魔芋产业重点县、“中国魔芋之乡”等6个国家级称号，以“林下魔芋”为核心的产业发展“岚皋模式”在全国推广。全国首个魔芋主题文化馆建成开馆，岚皋魔芋进入中国地理标志农产品（蔬菜）区域公用品牌百强榜，位列第38位，“岚皋魔芋即食食品”荣膺第109届美国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金奖。

暮色四合，岚河的水面泛起金色的波光。不远处，烛山、明富等魔芋加工企业的包装车间依然灯火通明，山间的魔芋还在不断生长。岚皋魔芋，正跨越山海，绘就产业振兴的壮美画卷。这是青山的馈赠，更是奋斗者的答卷。

不要整出“乱摊子”

潘怀军

清风润安康 安康市纪委监委 安康市融媒体中心

“我还想再啰嗦一遍：‘收不了乱摊子，就不要整出乱摊子’。”父亲每说这句话之前，总要先停顿一下，像是下了个决心才开口。

这句话，他从我参加工作起已说了20多年。从最初的强调“你要记住”，到后来商量着说“我还想再啰嗦一遍”，语气越来越自谦、客气，分量却一次比一次重。

父母都是20世纪60年代初生人。父亲读书不多，母亲没上过学，但他们有一肚子“古经”。冬天的火塘边，母亲一边纳鞋底一边讲“小时偷针，大时偷金”的危害，父亲在旁边补一句：“人活脸，树活皮，人贵有自知之明，要懂得礼义廉耻。”那时的我只会就事论事地听着，后来才明白，他们是在我们心里画了一条线——要懂规矩、辨是非。

母亲不识字，但心思聪慧，算账、称重、买卖都难不住她。她教子女的方式就是盯关键细节。小时候吃饭，碗里不许剩饭粒，掉在桌上的必须捡起来吃了。她常讲她那一代人饿肚子的经历，末尾重申一句：“一粒米，千滴汗，颗颗粮食汗珠换。”有时觉得母亲絮叨，现在回过头想，勤俭就是一个家庭最朴素的廉洁。

乡亲们大多淳朴厚道，谁家盖房，不用招呼，左邻右舍都来帮工；谁家有人生病住院，邻里都会打电话问候、上门看望。好乡风孕育好家风，好家风又反过来滋养好乡风。父亲几十年清清白白，热心助人。邻里谁家有事，他能豁出命去帮忙。他和母亲常对我们说：做人要厚道，要懂得感恩，别人对你的好，哪怕一直还不上，心里也要永远念着。也常叮嘱：咱们虽是农民出身，但要有骨气、有志气，老话讲“子不嫌母丑，狗不嫌家贫”，永远不要瞧不起农民。阅历增长后，我慢慢品出味来，要时刻知道自己是谁、从哪儿来、根在哪儿，不能失了初心、忘了本。

参加工作之后，我拿着第一份工资回家，父亲没问钱有多少，只关心：“偷懒了没有？用心了没有？”得到满意答复后，他点点头：“那就好。不管干啥，要记住，咱们是农民出身，没有背景，收不了‘乱摊子’，就不要整出‘乱摊子’。”那一刻我心头一震，这句话让我反复掂量，越琢磨越觉得有道理。

工作中，见过不少人，明明知道边界在哪儿，却总认为那条线离自己还远。第一次伸手心里发紧，第二次胆子就大了，再往后，他们把“没出事”当成“不会出事”，误以为是自己手段高、关系稳、运气好。直到组织找上门，才悔不当初，可这时的“乱摊子”，早已覆水难收。

还有一类人，不是贪，是懒、慢，或是不作为。该管的事不管，该担的责不担，因失职或渎职，贻误事业发展，面对给党和人民造成的巨大损失，难以收拾“摊子”，最后被问责追责。

新闻报道里，也能看到一些落马的领导干部，在任时急功近利，热衷于搞华而不实的“政绩工程”“形象工程”。项目上马时轰轰烈烈，剪彩时热热闹闹，最后却烂尾，还留下巨额债务。这不就是最大的“乱摊子”吗？做事之前理应充分论证，先想想能不能好好收场、是不是为民造福、是否树立了正确的政绩观。

有一次，大女儿办学校清廉建设的手抄报，跑过来问我：“爸爸，什么是清廉？”我想了想，说：“清廉就是不贪占不属于自己的东西，为自己的行为负责。”她又问：“那爷爷总说的‘乱摊子’是什么意思？”我就给她讲父亲这些年对我的教育和提醒。小女儿在一旁也似懂非懂地点着头。我心里忽然很暖，父亲那句话，也许就这么传下去了。

有时候看着孩子们，我会想起自己小时候在火塘边听“古经”的样子，也会在饭桌上、散步时给他们讲一些“古经”。讲着讲着，就讲到父亲那句话，讲到母亲教的不掉饭粒，讲到“还不上情要念情”。我觉得，有些道理，不用刻意说教，但得有人反复叮咛。

“咱们是农民出身，没有背景。”这句话，父亲说给我，是提醒我保持审慎和清醒；如今我再回味，便是一份自律与底气。党的十八大以来，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，不管有没有所谓的“背景”，有腐必反、有贪必肃。背景不是护身符，权力不是保险箱。真正靠得住的是，清清白白做人、干干净净做事。父亲那句“收不了‘乱摊子’，就不要整出‘乱摊子’”，放在这个时代大背景下，不再只是一位农民父亲对儿子的叮嘱，更像是普通人对这个时代最朴素的呼应，每一名党员干部，都该保有这样的清醒与敬畏。

不要整出“乱摊子”；做人，要能收得住场。

家风藏在烟火里

李海彬

我在西安住了10年，家在城西，楼前有棵槐树。入了深秋，叶子落得差不多了，地上常积薄薄一层。傍晚我过去坐，脚踩上去沙沙响，就想起山里的家。我想的不是山水的样子，是父亲碾麦的咕隆声，是母亲灶膛里的烟火气。城里啥都买得到，可这些买不到。

老屋屋后是竹，屋前是场。场是父亲一锨一锨垫平的，夏天碾麦，秋天摊谷。我小时候最爱看父亲碾麦。石磙沉，牛走得慢，父亲扶着杠跟在后头，一圈一圈地转，日头从白转到黄，从黄转到黑。父亲不说话，牛也不说话，只有石磙咕隆咕隆响，像日子在走。如今石磙还在，扔在场边上，青苔盖住一半。牛死了很多年，父亲也老了。

父亲性子沉，话少。家里早年有架板车，春天拉粪，夏天拉麦，秋天装苞谷，冬天驮柴。父亲俯在辕里，肩带勒进肉里，一家人的嚼用，全压在他一个人身上。小时候我贪坐，父亲空车回来，就让我坐进车里，慢慢拉回家。我看着他的腰背一起一伏，像山梁起伏，到现在还记得。那时只觉好玩，不知道那车辕拉的是全家一年的指望。

父亲一辈子这样，把日子做给我看。前日视频，见他坐在门槛上磨一把旧镰刀，背又弯了些。我说别修了，买个新的。他头也不抬：还能用。临挂视频，他顺嘴说起院子的裂缝又宽了，想自己动手修。我说别动，等我回去，我来补。

有一回稿子催得急，我想拿几句现成话对付过去，眼前忽然晃出他磨镰刀的影子。旧镰刀还能用，他不扔；我手里的字，也不能糊弄。他拉板车的样子，教会我一件事：不偷力，一步一步走。

去年母亲摔伤了右腕，当天打电话告诉我，说得轻飘飘：不碍事，骨头接上了。我要赶回去，她死活不让。过了1个多月我到家，母亲手腕上还缠着布，已经自己烧火做饭了，一手拿铲，一手添柴，说说笑笑，不提伤痛。我怪她不心疼自己，她笑着说：用惯了一只手也和以前一样。父亲不吭声，把重活揽到自己手里。两个人谁也没多说，日子照样过。如今一年多了，骨头长稳了，却落下病根，一干重活手腕就肿。她不当回事，肿了揉一揉，揉完接着干。这只手，在襁褓里抱过我，小时候牵过我，给我洗衣、做饭、纳鞋底；如今肿着，还挂腊肉、烧灶膛。我每回看见，鼻子就发酸。

母亲一辈子节省，东西没一样舍得扔，活计没一天肯歇。灶房梁上腊肉挂得满满当当，去年冬天做的，说是留着我回来吃。我劝她自己吃，她嘴上答应，我再回来，腊肉还挂在那儿。后来我明白了，这不是舍不得。苦日子里过来的人，闲不住手，也见不得扔东西。我到了城里，旧东西舍不得扔，做事不敢轻慢。这不是学来的，是看她看会的。

前几天收拾旧箱子，翻出父母早些年寄的几封信。那时我在外上学，信是父亲代笔，字大，写得笨，信末总说：钱不够了言传。信尾还有“好好吃饭”4个字，歪歪扭扭，是母亲的亲笔。母亲认字不多，这4个字，不知练了多少遍。父亲信里讲钱，怕我手里紧；母亲那4个字讲饭，怕我饿着。那时候邮票8毛钱，一封信要走十天半月。如今视频一拨就能看见人，快是快，可我反倒想念那一纸慢信。快的看过就散了，慢的压在箱底20年，拿出来读，还觉得烫手。

我以前没想过家风这个词。看着这几封信，我慢慢觉出：他们一辈子没提过家风，可家风就在日子里。父亲碾麦时的沉默，母亲肿着手挂起来的腊肉，信尾歪歪扭扭的“好好吃饭”。我看多了，就照着做：写稿不敢对付，东西不敢糟蹋，遇事，也不敢先喊疼。

月底我就回去。母亲不用张罗一大桌子菜，浆粑一碗，腊肉一碟，就够了。她信里写“好好吃饭”，我回来吃，就是应她。城里的饭馆成百上千，我吃了个遍，总不如灶膛边那一口酸香。切菜烧火，往后我来，母亲的右腕该歇一歇了。父亲好一口酒，我备了一瓶，回去父子俩喝几盅，3盅为限。

院子的裂缝还等着我修补。月底回去，第一天就补。父亲递灰，我抹泥，谁也不说话。裂缝补上了，日子接着过。